

电影《里斯本丸沉没》,是由一系列意外凝结而成的片子,源于一次甲板上的闲聊。2014年,60岁的方励作为韩寒第一部电影《后会无期》的制片人,在东北极岛拍戏,坐船采风,船老大说起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:就在岛屿之外不远处的海底,有一艘沉没了几十年的大船,有很多英军战俘葬身海底。韩寒写了歌词“当一艘船沉入海底,当一个人成了谜”,方励把这谜放入了心中。

## 沉没的和升起

刘珍

一种足以支撑好奇心的技术背景和从业实力。方励是华东地质学院(现华东理工大学)应用地球物理专业科班出身,主业是做海洋调查和地球探测技术装备,拥有一家海洋科技装备公司。2016年与2017年,为了解开心中之谜,他两次带领勘探团队,用高科技专业设备最终确定了沉船的准确方位,找到了沉没的里斯本丸号。

一段痛彻肺腑的家庭故事。方励的奶奶,在方励父亲5岁那年因不容于爷爷的封建大家族,投江自杀了。年幼丧母,魂牵梦萦,方励的父亲一生都无法原谅此事,从1938年开始不再和父亲来往,并自20世纪50年代起四次前往扬州寻找母亲的坟墓,直到他于2021年去世,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亲娘的坟墓。

山川异域,悲欢同心。里斯本丸号828位长眠于海底的年轻士兵就这种震撼了方励的心。他说:“这种滋味,我从小就知道,我认识了他们(里斯本丸号上的战俘),了解了他们,从此放不下他们。我就是天选之人。”

他做了什么?打广告找人:2018年在英国主流媒体刊登整版广告寻找里斯本丸号遇难者家属,有380多位亲历者后代与他们联系,包括两名已到鲑背之年的盟军幸存者;面对面采访:跨越重洋拜访了130多人,获得了大量催人泪下的一手珍贵历史资料与影像;举行“与父亲的告别仪式”:2019年10月,邀请到14名盟军战俘后代来东极岛,在里斯本丸号沉船入海,与他们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。

当一艘船沉入海底,那些消失的人终于不再是一个谜。同步,做电影。他出资,他当导演,他做演员。用科学家的严谨细致来搭建电影骨架:请战争史专家做顾问;做扎实的采访,且多方交叉求证细节;精研里斯本丸号的构造,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推理和分析,直到“我完全可以跟你复述每一刻船上发生了什么,而且跟幸存者的记录能一条条印证”;用艺术家的感性细腻再现一场悲剧的血肉筋脉:动画还原屠杀、抗争与救援的原生场景;打磨了8稿后才创作完成忧伤而坚韧的主题曲;精心挑选的最具情绪张力的故事,因为它们“不是历史信息,而是一家一家的感情”。

用纪录片创作者的客观叙事层层递进串联起遗失在海底的那场灾难,让本以为永沉于海底的善与恶曝光于人类的凝视之中。当里斯本丸号所有牺牲者的名单、幸存者的名单、参与救援的舟上渔民的名单、所有采访过的家庭的画面一一出现;主题曲伴随片尾字幕名单缓缓响起;当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以及那行字“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个坐标”出现,悲剧获得了治愈人心的力量。

一艘尘封海底82年的沉船,被一颗偶然从它上方海面经过的被打动的的心托起,真相浮出水面,人们纷纷言说,历史不再虚无。

最新的消息是《里斯本丸沉没》被选送竞争第97届奥斯卡奖“最佳国际影片”。方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:希望世界听到这个八十二年前的中国故事。这是他第一次执导的片子。这真的是一个意外。也许,所有的意外都是为了告诉我们,永远要相信奇迹,丑恶不会被永远遮蔽,人性的光辉定会彰显,我们活在永恒的希望之中。

甲辰清秋整理陈年日记,在1998年那册中,发现夹着妻写的一张条子,读罢,哑然失笑。我且称之为“戒烟令”。无上下款,全文如下——请做到:1.坚决不抽烟;2.按时吃药;3.及时写信。保证身体,全家欢乐。

1998年3月1日晨  
我查了日记,果然有记,缘何如此,事出有因。

1998年初,单位体检,查出我的甘油三酯奇高,且肺部不大清晰,有小结节。医嘱:戒烟。妻见我十分惶恐,劝我明天就戒。说实在的,我也有点小紧张,表示同意。妻把我食指指甲上的烟痕刮了,买了一大堆零食;我把打火机也扔了,还在日记中写了“盆盆洗手”四字自警。孰料,烟,刚戒到五十天时接通知,要我参加新闻出版署办的“社长、总编培训班”,为期一月。这是我此生离家最长的时间,妻大概虑我不在她眼皮底下,担心戒烟半途而废。我出发的那天,她写了这张条子塞给我,真是用心良苦。读罢,我很感动,当面对妻说:“你戒,我戒。”

到培训班后,我发现左邻右舍都是“老烟枪”,小组会上更是烟雾袅袅。我咬牙切齿坚持了两天,实在抵抗不了诱惑,第三天防线失守。

谈起抽烟,我是资深烟民。1961年十七岁当兵扛枪那会儿,同时拿起“烟枪”;后来当“孩儿王”,一堂课下来,洗掉手上粉笔灰,到办公桌前喝茶点支烟。再后来来到出版社

当编辑,开会、交友、接待作者,都少不了与烟共舞,腾云驾雾如此一路走来。但我尚能自控,烟瘾并不大,也不过日食十根之数,两天一包;当然,如外出开会什么的多抽点,当属“例外”。

孩子们长大后,我在家中是“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”,至今不会煮饭,不会看电视,不会用银行卡。家里里里外外,大大小小全由妻一手包天下。倘若我在伏案看稿子,见到油瓶倒了,喊声“太太油瓶倒了”,她立马去扶,也无怨言。

几十年就这样过来了,但两人斗嘴时有发生,甚而摔瓢泼碗也干过,十之八九为的是抽烟。我只有这一爱好,向来不打麻将不上舞场,虽然妻说我是“男女老少通吃”,也没一个把柄让她捏住。不过,妻也会捏我“软肋”,当编辑少不了爬格子啃“报屁股”,挣二两酒钱,可我不会打字。

我的几本小册子都是妻在键盘上“敲”出来的。倘某次因抽烟斗气后,再请她打字,她马上反击:“你能,自己动手!”这时我只能认怂,赔上笑脸拍胸脯:“明天给你买糖炒栗子(她喜欢)。”我们都明白,大家都一大把年纪了,谁也别想改变谁。但她总不甘心,一不高兴,就拿抽烟说事,我能不烦?

北京培训班归来,因抽烟我们正面交锋几次。妻与我各自坚持“守土有责”,互不相让,家里一度进入较长的冷战时期。我若当她的面连抽两根烟,

修晓林是老三届,他要年长我好多岁,与我都是五十四中学的校友,他住的瑞华公寓也与我五原路上的家不远,走几步就到。他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回来后进出版社的,我却略早他几年进社。我们之间没有隔阂,在一起工作了三十余年。晓林的父母也是作家,我也都熟悉,有时候老爷子约我去家里坐坐。老爷子是少有的老干部兼老作家还兼“右派”,拨乱反正后一切恢复,他尽情写作,写了五部长篇小说,快意人生。在瑞华公寓八楼顶上养鸽子,下大雨披雨衣也不回来吃饭,阿姨小陈和夫人苏茹喊破嗓子也无用。我说,修老好棒呀。晓林大概也是受父母影响,热爱写作和与写作有关的一切。他做编辑,喜欢和作家打成一片,不分彼此,老婆孩子都跟着上。这些作家当中有陈忠实、邓刚、马原、陈建功、高洪波、刘心武、陈村、彭荆风、薛海翔、王晓玉、彭瑞高等等,我都有点记不清了。出版社领导中有对此有看法的,认为,工作是工作,最好不要把私人的事搞一起,隔开最好。但,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行事风格,晓林这样做,也无大碍。有的作家一上来也不适应,经历过了,觉得也挺好,就

发现妻的一张小条子。那时我已退休两年,居家无事,日记是用毛笔写在竖行的宣纸本上的。小条贴在6月19日那页日记里。上书:

“老公,每月奉上一条。望慎而用之,渐而少之……太太(四十年来的第一次为你买烟,可谓良苦用心)!”如果说1998年妻的那张手谕是“戒烟令”,那么2006年这张就是“解禁令”了,连称呼都有温度。日记有记:“回家见写字台上放着一条‘玉溪’烟,烟下面压着一张小纸条,陡升一股暖意,当录之……”文末我还写了“铭诸心版,不负厚爱”八个大字。

1998—2006年,整整八年。是晚,我们在枕边对谈:她说,我是恨铁不成钢了;我说,我身上的毛病全是你“惯”的。两人相视而笑,遂后达成枕边协议:提高烟的等级,改“玉溪”为“苏烟”;用量削减,由两天一包降到三天一包,且“没有例外”。虽是口头协议,但近20年来实践证明,双方都兑现了。

至此,在抽烟问题上,我们家的天空可谓是“晴空万里”,岁月静好。妻何至如此,事后方知缘于儿子的“调停”。不知是不是儿子那句“长期吸烟的人,突然戒烟,往往会节外生枝”,把她吓住。家是温馨的港湾。通过八年对峙,我们终究悟出:家庭不是法庭,是讲情不讲理的地方。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修晓林是老三届,他要年长我好多岁,与我都是五十四中学的校友,他住的瑞华公寓也与我五原路上的家不远,走几步就到。他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回来后进出版社的,我却略早他几年进社。我们之间没有隔阂,在一起工作了三十余年。晓林的父母也是作家,我也都熟悉,有时候老爷子约我去家里坐坐。老爷子是少有的老干部兼老作家还兼“右派”,拨乱反正后一切恢复,他尽情写作,写了五部长篇小说,快意人生。在瑞华公寓八楼顶上养鸽子,下大雨披雨衣也不回来吃饭,阿姨小陈和夫人苏茹喊破嗓子也无用。我说,修老好棒呀。晓林大概也是受父母影响,热爱写作和与写作有关的一切。他做编辑,喜欢和作家打成一片,不分彼此,老婆孩子都跟着上。这些作家当中有陈忠实、邓刚、马原、陈建功、高洪波、刘心武、陈村、彭荆风、薛海翔、王晓玉、彭瑞高等等,我都有点记不清了。出版社领导中有对此有看法的,认为,工作是工作,最好不要把私人的事搞一起,隔开最好。但,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行事风格,晓林这样做,也无大碍。有的作家一上来也不适应,经历过了,觉得也挺好,就

发现妻的一张小条子。那时我已退休两年,居家无事,日记是用毛笔写在竖行的宣纸本上的。小条贴在6月19日那页日记里。上书:

“老公,每月奉上一条。望慎而用之,渐而少之……太太(四十年来的第一次为你买烟,可谓良苦用心)!”如果说1998年妻的那张手谕是“戒烟令”,那么2006年这张就是“解禁令”了,连称呼都有温度。日记有记:“回家见写字台上放着一条‘玉溪’烟,烟下面压着一张小纸条,陡升一股暖意,当录之……”文末我还写了“铭诸心版,不负厚爱”八个大字。

1998—2006年,整整八年。是晚,我们在枕边对谈:她说,我是恨铁不成钢了;我说,我身上的毛病全是你“惯”的。两人相视而笑,遂后达成枕边协议:提高烟的等级,改“玉溪”为“苏烟”;用量削减,由两天一包降到三天一包,且“没有例外”。虽是口头协议,但近20年来实践证明,双方都兑现了。

至此,在抽烟问题上,我们家的天空可谓是“晴空万里”,岁月静好。妻何至如此,事后方知缘于儿子的“调停”。不知是不是儿子那句“长期吸烟的人,突然戒烟,往往会节外生枝”,把她吓住。家是温馨的港湾。通过八年对峙,我们终究悟出:家庭不是法庭,是讲情不讲理的地方。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“让她三尺又何妨。”

## 纪念一个人

魏心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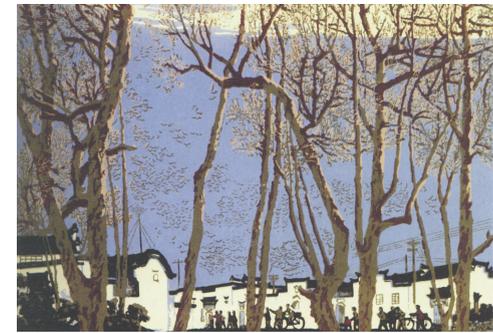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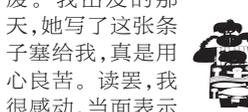
就时常约在一起打球。晓林做事仔细,把与作家写过与写来的书信都保存好,片言只字,视若珍宝。他也还喜欢和作者拍照留影。厚厚一大叠照片,拿给我看。其中也有我的。我说了,万一我需要了找你。他说随时。退休后,他把这些书信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。图书馆举行了感谢仪式。很多过往皆因此而被挽留。晓林爱穿布鞋,老北京布鞋,走路轻巧。修老夫妇都是北方人,他因此受到影响,可他的上海话却也掌握的好,说得很溜。可以大会发言的水平。出版社后来进来很多年轻人,都与晓林关系好,亲切称呼修老师。我们后来也都沿用这个称呼,大家都在一起工作,就像一家人一样。

晓林从2019年查出病来,我们就一直鼓励他,也帮他四处买药。连我在印度的小朋友宝玉都用了。前三年很平静。我们都在心里为他恭贺,可谁知一过了防治期,病魔肆虐如疾风骤雨。最后给我留言,国庆佳节,欢度。昨夜咳嗽,难过。难过二字,成为永诀。

## 让她三尺又何妨

张昌华

让她三尺又何妨。



薄暮时分 (套色木刻) 郑震

城河的河床底下吧?! 上面的走廊,逶迤一如长街,如果在下面,就是一条弄堂,被抬扛到空中,是谓城墙。而今我欲写一写的时候,它又成了横亘在我心的一道过不去的坎。这个纷乱的世上,人云亦云的事情太多了,容我好好想一想。

昔日的古战场,刀光剑影早已消失殆尽,只有依托城墙而生的建筑鳞次栉比,其中最为显赫的莫过于约克大教堂。同行者皆趋而观之,踽踽独行如我则逡巡于城墙上。我惊讶于教堂的身姿伟岸,俯瞰着花园的绿草如茵,气势恢宏,底蕴深邃。我不解的是,约克大教堂很早就存在,可是战争依旧发生且连绵不断。神父的祷告制止不了纷争,更是无法消弭贪欲的邪念……

不断有人走来,讶异我不是画家,又靠近墙上在一张纸上涂鸦着什么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我从世界上最长的长

城国度里过来,中西文化比远隔重洋的屏障更甚,近在咫尺,语言阻隔了我,然而,我从他们的微笑和眼神,包括接近时的走路姿势,都感受到了善意的温馨,我接收到了他们传递过来的礼貌、友好,这是世界人民一以贯之的对生活的热爱,对和平的没有异议的认同。

一个转弯处,在密密匝匝的大树葳蕤、枝叶茂盛的空隙中,俯瞰城墙下面的河流突然开阔,绿茵茵的是水向我来时的远方划开去,不尽思绪滚滚来。看见了河的伸展来路,却找不到城池外面的马路,但还是听到了汽车行驶的声音,一样令人神往。这是生活的咏叹调,日日奏响,落暮时分,更急趋于嘈杂,有人去聚会,更多的人要回家,所有城市的指向特征,都是满满的烟火气,让游客如我醉倒在城上扶墙而行。

离开队伍,我的灵魂出窍啦! 胡思

乱想,一发不可收。紧邻城墙的还有围墙,围墙下面是庄园,庄园太大,我的念想抓不住它,倒是贴墙而筑的房子、窗户几乎触手可及。这个房子在时,有没有发生过战争? 抑或战斗进行着,守城的将士不退,住户人家照样在桌子上喝牛奶啃面包。这样的情景剧,寻常人家皆有经历乎? 能不能问一下护城河底下的故人、冤魂,假如可以重新选择,你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,是要保护自己还是保护私有财产? 抑或,你是来守城墙还是愿意回家围着桌子享用有牛奶有奶酪的西餐呢?

也许,我有点荒诞了。我只是试图用冷兵器时代的眼光,思索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困惑。其实,也没什么,我对这个世界表达我的一己之见,哈哈大笑,在所不惜。

新疆禾木村的秋天,具有独特之美。

秋韵之行 责编:郭影

秋韵之行 责编:郭影



秋韵之行 责编:郭影

